

精校
斷句

王充論衡

掃葉山房發行

論衡卷十

非韓篇

韓子之術。明法尚功。賢無益於國。不加賞。不肖無害於治。不施罰。責功重賞。任刑用誅。故其論儒也。謂之不耕而食。比之於一蠹。論有益與無益也。比之於鹿馬。馬之似鹿者千金。天下有千金之馬。無千金之鹿。鹿無益。馬有用也。儒者猶鹿。有用之吏猶馬也。夫韓子知以鹿馬喻。不知以冠履譬。使韓子不冠徒履而朝。吾將聽其言也。加冠於首而立於朝。受無益之服。增無益之仕。言與服相違。行與術相反。吾是以非其言而不用其法也。煩勞人體。無益於人身。莫過跪拜。使韓子違人不拜。見君父不謁。未必有賊於身體也。然須拜謁以尊親者。禮義至重。不可失也。故禮義在身。身未必肥。而禮義去身。身未必瘠。而化衰。以謂有益。禮義不如飲食。使韓子賜食。君父之前。不拜而用。肯為之乎。夫拜謁禮義之效。非益身之實也。然而韓子終不失者。不廢禮義以苟益也。夫儒生。禮義也。耕戰飲食也。貴耕戰而賤儒生。是棄禮義求飲食也。使禮義廢。綱紀敗。上下亂。而陰陽繆。水旱失時。五穀不登。萬民饑死。農不得耕。士不得戰也。子貢去告朔之餼羊。孔子曰。賜也。爾愛其羊。我愛其禮。子貢惡費。羊孔子重廢禮也。故以舊防為無益而去之。必有水災。以舊禮為無補而去之。必有亂患。儒者之在世。禮義之舊防也。有之無益。無之有損。庠序之設。自古有之。重本尊始。故立官置吏。官不可廢。道不可棄。儒生道官之吏也。以為無益而廢之。是棄道也。夫道無成效於人。成效者須道而成。然足蹈路而行。所蹈之路。須不蹈者身。

須手足而動。待不動者。故事或無益而益者。須之無效。而效者。待之。儒生耕戰所須待也。棄而不存。如何也。韓子非儒。謂之無益。有損。蓋謂俗儒無行。操舉措不重禮。以儒名而俗行。以實學而偽說。貪官尊榮。故不足貴。夫志潔行顯。不循爵祿去卿相之位。若脫躐者。居位治職。功雖不立。此禮義為業者也。國之所以存者。禮義也。民無禮義。傾國危主。今儒者之操。重禮愛義。率無禮之士。激無義之人。人民為善。愛其主上。此亦有益也。聞伯夷風者。貪夫廉。懦夫有立志。聞柳下惠風者。薄夫敦。鄙夫寬。此上化也。非人所見。段干木闔門不出。魏文敬之。表式其閭。秦軍聞之。卒不攻魏。使魏無干木。秦兵入境。境土危亡。秦強國也。兵無不勝。兵加於魏。魏國必破。三軍兵頓。流血千里。今魏文式闔門之士。卻強秦之兵。全魏國之境。濟三軍之衆。功莫大焉。賞莫先焉。齊有高節之士。曰狂譎華士。二人昆弟也。義不降志。不仕非其主。太公封於齊。以此二子沮齊衆。開不為上用之路。同時誅之。韓子善之。以為二子無益而有損也。夫狂譎華士。段干木之類也。太公誅之。無所卻到。魏文侯式之。卻彊秦而全魏。功孰大者。使韓子善于木闔門高節。魏文式之。是也。狂譎華士之操。干木之節也。善太公誅之。非也。使韓子非干木之行。下魏文之式。則干木以此行而有益。魏文用式之道為有功。是韓子不賞功尊有益也。論者或曰。魏文式段干木之閭。秦兵為之不至。非法度之功。一功特然。不可常行。雖全國有益。非所貴也。夫法度之功者。謂何等也。養三軍之士。明罰賞之命。嚴刑峻法。富國強兵。此法度也。秦秦之彊。肯為此乎。六國之亡。皆滅於秦兵。六國之兵。非不銳。士衆之力。非不勁也。然而不勝。至於破亡者。強弱

不敵眾寡不同。雖明法度。其何益哉。使童子變孟賁之意。孟賁怒之。童子操刃。與孟賁戰。童子必不勝。力不如也。孟賁怒而童子修禮盡敬。孟賁不忍犯也。秦之與魏。孟賁之與童子也。魏有法度。秦必不畏。猶童子操刃。孟賁不避也。其尊士武賢者之間。非徒童子修禮盡敬也。夫力少則修德。兵強則奮威。秦以兵強。威無不勝。卻軍還眾。不犯魏境者。賢于木之操。高魏文之禮也。夫敬賢弱國之法度。力少之強助也。謂之非法度之功。如何。高皇帝議欲廢太子。呂后患之。即召張子房而取策。子房教以敬迎四皓而厚禮之。高祖見之心消意沮。太子遂安。使韓子為呂后議。進不過強諫。退不過勁力。以此自安。取誅之道也。豈徒易哉。夫太子敬厚四皓。以消高帝之議。猶魏文式段干木之間。卻強秦之兵也。

治國之道。所養有二。一曰養德。二曰養力。養德者。養名高之人。以示能敬賢。養力者。養氣力之士。以明能用兵。此所謂文武張設。德力且足者也。事或可以德懷。或可以力摧。外以德自立。內以力自備。慕德者不戰而服。犯德者畏兵而卻。徐偃王修仁義。陸地朝者三十二國。強楚聞之。舉兵而滅之。此有德守。無力備者也。夫德不可獨任以治國。力不可直任以御敵也。韓子之術。不養德。偃王之操。不任力。二者偏駁。各有不足。偃王有無力之禍。知韓子必有無德之患。凡人稟性也。清濁貪廉。各有操行。猶草木異質。不可復變易也。狂譎華士。不仕於齊。猶段干木不仕於魏矣。性行清廉。不貪富貴。非時疾世義。不苟仕。雖不誅此人。此人行不可隨也。太公誅之。韓子是之。是謂人無性行。草木無質也。太公誅二子。使齊有二子之類。必不為二子見誅之故。

不清其身。使無二子之類。雖養之終無其化。堯不誅許由。唐民不皆樸處。武王不誅伯夷。周民不皆隱餓。魏文侯式段干木之閭。魏國不皆闔門。由此言之。太公不誅二子。齊國亦不皆不仕。何則。清廉之行。人所不能為也。夫人所不能為。養使為之。不能使勸。人所不能為。誅以禁之。不能使止。然則太公誅二子。無益於化。空殺無辜之民。賞無功。殺無辜。韓子所非也。太公殺無辜。韓子是之。以韓子之術。殺無辜也。夫執不仕者。未必有正罪也。太公誅之。如出仕未有功。太公肯賞之乎。賞須功而加。罰待罪而施。使太公不賞出仕未有功之人。則其誅不仕未有罪之民。非也。而韓子是之。失誤之言也。且不仕之民。性廉寡欲。好仕之民。性貪多利。利欲不存於心。則視爵祿猶糞土矣。廉則約省無極。貪則奢泰不止。則其所欲不避其主。案古篡畔之臣。希清白廉潔之人。貪故能立功。懦故能輕生。積功以取大賞。奢泰以貪主位。太公遺此法而去。故齊有陳氏刼殺之患。太公之術。致刼殺之法也。韓子善之。是韓子之術亦危亡也。周公聞太公誅二子。非而不是。然而身執贄以下白屋之士。白屋之士。二子之類也。周公禮之。太公誅之二子之操。孰為是者。宋人有御馬者。不進。拔劍剄而棄之於溝中。又駕一馬。馬又不進。又剄而棄之於溝。若是者三。以此威馬至矣。然非王良之法也。王良登車。馬無罷驚。堯舜治世。民無狂悖。王良馴馬之心。堯舜順民之意。人同性。馬殊類也。王良能調殊類之馬。太公不能率同性之士。然則周公之所下白屋。王良之馴馬也。太公之誅二子。宋人之剄馬也。舉王良之法。與宋人之操。使韓子平之。韓子必是王良而非宋人矣。王良全馬。宋人賊馬也。馬之賊則不若其全。然

則民之死不若其生。使韓子非王良。自同於宋人。賊善人矣。如非宋人。宋人之術。與太公同。非宋人。是太公。韓子好惡無定矣。治國猶治身也。治一身。省恩德之行。多傷害之操。則交黨疎絕。恥辱至身。推治身以況治國。治國之道。當任德也。韓子任刑。獨以治世。是則治身之人。任傷害也。韓子豈不知任德之為善哉。以為世衰事變。民心靡薄。故作法術。專意於刑也。夫世不乏於德。猶歲不絕於春也。謂世衰難以德治。可謂歲亂不可以春生乎。人君治一國。猶天地生萬物。天地不為亂歲去春。人君不以衰世屏德。孔子曰。斯民也。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。

周穆王之世。可謂衰矣。任刑治政。亂而無功。甫侯諫之。穆王存德。享國久長。功傳於世。夫穆王之治。初亂終治。非知昏於前。才妙於後也。前任蚩尤之刑。後用甫侯之言也。夫治人不能捨恩。治國不能廢德。治物不能去春。韓子欲獨任刑用誅如何。

魯繆公問於子思曰。吾聞龐攏是子不孝。不孝其行奚如。子思對曰。君子尊賢以崇德。舉善以勸民。若夫過行。是細人之所識也。臣不知也。子思出。子服厲伯見。君問龐攏是子。子服厲伯對以其過。皆君子所未曾聞。自是之後。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。韓子聞之。以非繆公。以為明君求姦而誅之。子思不以姦聞。而厲伯以姦對。厲伯宜貴。子思宜賤。今繆公貴子思。賤厲伯。失貴賤之宜。故非之也。夫韓子所尚者。法度也。人為善。法度賞之。惡。法度罰之。雖不聞善惡於外。善惡有所制矣。夫聞惡不可以行罰。猶聞善不可以行賞也。非人不舉姦者。非韓子之術也。使韓子聞善。必將試之。試之有功。乃肯賞之。夫聞善不輒加賞。虛言未必可信也。若此。聞善與不聞。

無以異也。夫聞善不報賞，則聞惡不報罰矣。聞善必試之，聞惡必考之。試有功，乃加賞；考有驗，乃加罰。虛聞空見，實試未立，賞罰未加，善惡未定，未定之事，須術乃立。則欲耳聞之，非也。鄭子產晨出，過東匠之宮，聞婦人之哭也，撫其僕之手而聽之。有間，使吏執而問之，手殺其夫者也。翼日，其僕問曰：「夫子何以知之？」子產曰：「其聲不慟。凡人於其所親愛也，知病而憂，臨死而懼，已死而哀。今哭夫已死，不哀而懼，是以知其有姦也。」韓子聞而非之，曰：「子產不亦多事乎？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，則鄭國之得姦寡矣。」不任典城之吏，察參伍之正，不明度量，待盡聰明，勞知慮，而以知姦，不亦無術乎？韓子之非子產，是也。其非繆公，非也。夫婦人之不哀，猶龐涓之不孝也。非子產持耳目以知姦，獨欲繆公須問以定邪？子產不任典城之吏，而以耳定實，繆公亦不任吏，而以口問立誠，夫耳聞口問，一實也，俱不任吏，皆不參伍屬伯之對，不可以立實。猶婦人之哭，不可以定誠矣，不可定誠，使吏執而問之，不可以立實，不使吏考，獨信屬伯口，以罪不考之姦，如何？韓子曰：「子思不以過聞，繆公貴之，子服厲伯以姦聞，繆公賤之，人情皆喜貴而惡賤，故季氏之亂成而不上聞，此魯君之所以劫也。」夫魯君所以劫者，以不明法度邪？以不早聞姦也？夫法度明，雖不聞姦，姦無由生；法度不明，雖日求姦，決其源，鄭之以掌也。御者無銜，見馬且奔，無以制也；使王良持轡，馬無欲奔之心，御之有數也。今不言魯君無術，而曰不聞姦，不言審法度，而曰不通下情，韓子之非繆公也，與銜意而相違矣。龐涓是子不孝，子思不言，繆公貴之，韓子非之，以為明君求善而賞之，求姦而誅之，夫不孝之人，下愚之才也，下愚

無禮順情從欲與鳥獸同謂之惡可也。謂姦非也。姦人外善內惡。色厲內荏。作為操止。像類賢行。以取升進。容媚於上。安肯作不孝。著身為惡。以取棄殉之咎乎。龐搢是子。可謂不孝。不可謂姦。韓子謂之姦。失姦之實矣。韓子曰。布帛尋常。庸人不擇。燂金百鎰。盜跖不搏。以此言之。法明民不敢犯也。設明法於邦。有盜賊之心。不敢犯矣。不測之者。不敢發矣。姦心藏於胸中。不敢以犯罪法。罪法恐之也。明法恐之。則不須考姦求邪於下矣。使法峻。民無姦者。使法不峻。民多為姦。而不言明王之嚴刑峻法。而云求姦而誅之言求姦。是法不峻。民或犯之也。世不專意於明法。而專心求姦。韓子之言。與法相違。人之釋溝渠也。知者必溺身。不塞溝渠。而繕船楫者。知水之性不可闕。其勢必溺人也。臣子之性。欲姦君父。猶水之性。溺人也不教。所以防姦。而非其不聞知。是猶不備水之具。而徒欲早知水之溺人也。溺於水。不責水而咎己者。已失防備也。然則人君劫於臣。已失法也。備溺不關水源。防劫不求臣姦。韓子所宜用教己也。水之性勝火。如裹之以釜。水煎而不得勝必矣。夫君猶火也。臣猶水也。法度釜也。火不求水之姦。君亦不宜求臣之罪也。

刺孟篇

孟子見梁惠王。王曰。叟不遠千里而來。將何以利吾國乎。孟子曰。仁義而已。何必曰利。夫利有二。有貨財之利。有安吉之利。惠王曰。何以利吾國。何以知不欲安吉之利。而孟子徑難以貨財之利也。易曰。利見大人。利涉大川。乾元亨利貞。尚書曰。黎民亦尚有利哉。皆安吉之利也。行仁

義得安吉之利。孟子不且語問惠王何謂利吾國。惠王言貨財之利乃可。答若設令惠王之間未知何趣。孟子徑答以貨財之利。如惠王實問貨財。孟子無以驗效也。如問安吉之利。而孟子答以貨財之利。失對上之指。違道理之實也。齊王問時子。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。養弟子以萬鍾。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。子盍為我言之。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。孟子曰。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。如使子欲富。辭十萬而受萬。是為欲富乎。夫孟子辭十萬。失謙讓之理也。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。不以其道得之。不居也。故君子之於爵祿也。有所辭。有所不辭。豈以己不貪富貴之故。而以距逆宜當受之賜乎。陳臻問曰。於齊王歸兼金一百鎰而不受。於宋歸七十鎰而受。於薛歸五十鎰而受。取前日之不受。是則今受之非也。今日之受。是則前日之不受。非也。夫君子必居一於此矣。孟子曰。皆是也。當在宋也。子將有遠行。行者必以贐。辭曰。餽。贐予何為不受。當在薛也。子有戒心。辭曰。聞戒。故為兵戒歸之備乎。子何為不受。若於齊則未有處也。無處而歸之。是貨之也。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。夫金歸或受或不受。皆有故。非受之時已貪。當不受之時已不貪也。金有受不受之義。而室亦宜有受不受之理。今不曰已無功。若已致仕。受室非理。而曰己不貪富。引前辭十萬以況後萬。前當受十萬之多。安得辭之。彭更問曰。後車數十乘。從者數百人。以傳食於諸侯。不亦泰乎。孟子曰。非其道。則一簞食而不可受於人。如其道。則舜受堯之天下。不以為泰。受堯天下。孰與十萬。舜不辭天下者。是其道也。今不曰受十萬非其道。而曰己不貪富貴。失謙讓也。安可以為戒乎。

沈同以其私問曰。燕可伐與。孟子曰。可。子噲不得與人燕。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。有士於此而子悅之。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子之爵祿。夫士也。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。則可乎。何以異於是。齊人伐燕。或問曰。勸齊伐燕。有諸。曰。未也。沈同曰。燕可伐與。吾應之曰。可。彼然而伐之。如曰孰可以伐之。則應之曰。為天吏則可以伐之。今有殺人者。或問之曰。人可殺與。則將應之曰。可。彼如曰孰可以殺之。則應之曰。為士師則可以殺之。今以燕伐燕。何為勸之也。夫或問孟子勸王伐燕。不誠是乎。沈同問燕可伐與。此挾私意欲自伐之也。知其意慊於是。宜曰燕雖可伐。須為天吏。乃可以伐之。沈同意絕。則無伐燕之計矣。不知有此私意而徑應之。不省其語。是不知言也。公孫丑問曰。敢問夫子惡乎長。孟子曰。我知言。又問何謂知言。曰。諛辭知其所蔽。淫辭知其陷。邪辭知其所離。遁辭知其所窮。生於其心。害於其政。發於其政。害於其事。雖聖人復起。必從吾言矣。孟子知言者也。又知言之所起之禍。其極所致之福。見彼之問。則知其措辭所欲之矣。知其所之。則知其極所當害矣。

孟子有云。民舉安王。庶幾改諸。予曰。望之。孟子所去之王。豈前所不朝之王哉。而是何其前輕之疾。而後重之甚也。如非是前王則不去。而於後去之。是後王不肖甚於前。而去三日宿於晝。不甚不朝而宿於景丑氏。何孟子之操。前後不同。所以為王終始不一也。且孟子在魯。魯平公欲見之。嬖人臧倉毀孟子。止平公。樂正子以告。曰。行或使之。止或尼之。行止非人所能也。予之不遇魯侯。天也。前不遇於魯。後不遇於齊。無以異也。前歸之天。今則歸之於王。孟子論稱。竟何

定哉。夫不行於齊王不用。則若臧倉之徒毀讒之也。此亦止或尼之也。皆天命不過非人所能也。去何以不徑行而留三宿乎。天命不當遇於齊王。不用其言。天豈為三日之間。易命使之遇乎。在魯則歸之於天。絕意無冀。在齊則歸之於王。庶幾有望。夫如是不過之議。一在人也。或曰。初去未可以定天命也。冀三日之間。王復追之。天命或時在三日之間。故可也。夫言如是。齊王初使之去者。非天命乎。如使天命在三日之間。魯平公比三日亦時棄臧倉之議。更用樂正子之言。往見孟子。孟子歸之於天。何其早乎。如三日之間。公見孟子。孟子奈前言何乎。孟子去齊。充虞塗問曰。夫子若不豫色然。前日虞聞諸夫子曰。君子不怨天。不尤人。曰。彼一時也。此一時也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。其間必有名世者矣。由周以來。七百有餘歲矣。以其數則過矣。以其時考之則可矣。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乎。如欲平治天下。當今之世。舍我而誰也。吾何為不豫哉。夫孟子言五百年有王者興。何以見乎。帝嚳王者。而堯又王天下。堯傳於舜。舜又王天下。舜傳於禹。禹又王天下。四聖之王天下也。繼踵而興。禹至湯且千歲。湯至周亦然。始於文王而卒傳於武王。武王崩。成王周公共治天下。由周至孟子之時。又七百歲而無王者。五百歲必有王者之驗。在何時乎。云五百歲必有王者。誰所言乎。論不實事考驗。信浮淫之語。不過去齊。有不豫之色。非孟子之賢。效與俗儒無殊之驗也。五百年者。以為天出聖期也。又言以天未欲平治天下也。其意以為天欲平治天下。當以五百年之間生聖王也。如孟子之言。是謂天故生聖人也。然則五百歲者。天生聖人之期乎。如是其期。天何不生聖。聖王非其期故不生。孟子猶信之。孟子

不知天也。自周以來七百餘歲矣。以其數則過矣。以其時考之則可矣。何謂數過。何謂可乎。數則時。時則數矣。數過。過五百年也。從周到今七百餘歲。踰二百歲矣。設或王者生。失時矣。又言時可。何謂也。云五百年必有王者興。又言其間必有名世與王者同乎異也。如同為再言之。如異。名世者謂何等也。謂孔子之徒。孟子之輩。教授後生。覺悟頑愚乎。已有孔子。已又以生矣。如謂聖臣乎。當與聖同時。聖王出。聖臣見矣。言五百年而已。何為言其間。如不謂五百年時。謂其中間乎。是謂二三百年之時也。聖不與五百年時。聖王相得。夫如是。孟子言其間必有名世者。竟謂誰也。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。如欲治天下。舍予而誰也。言若此者。不自謂當為王者。有王者若為王臣矣。為王者臣皆天也。已命不當平治天下。不浩然安之於齊。懷恨有不豫之色。失之矣。

彭更問曰。士無事而食。可乎。孟子曰。不通功易事。以羨補不足。則農有餘粟。女有餘布。子如通之。則梓匠輪輿。皆得食於子。於此有人焉。入則孝。出則悌。守先王之道。以待後世之學者。而不得食於子。子何尊梓匠輪輿。而輕為仁義者哉。曰。梓匠輪輿。其志將以求食也。君子之為道也。其志亦將以求食與。孟子曰。子何其志為哉。其有功於子。可食而食之矣。且子食志乎。食功乎。曰。食志曰。有人於此。毀瓦畫墁。其志將以求食也。則子食之乎。曰。否。曰。然則子非食志。食功也。夫孟子引毀瓦畫墁者。欲以詰彭更之言也。知毀瓦畫墁無功而有志。彭更不必食也。雖然引毀瓦畫墁。非所以詰彭更也。何則。諸志欲求食者。毀瓦畫墁者不在其中。不在其中。則難以

詰人矣。夫人無故毀瓦畫墁。此不癡狂則遨戲也。癡狂人之志不求食。遨戲之人亦不求食。求食者皆多人所不得利之事。以作此鬻賣於市。得賣以歸。乃得食焉。今毀瓦畫墁。無利於人。何志之有。有知之人。知其無利。固不為也。無知之人。與癡狂比。固無其志。夫毀瓦畫墁。猶比童子擊壤於塗。何以異哉。擊壤於塗者。其志亦欲求食乎。此尚童子。未有志也。巨人博戲。亦畫墁之類也。博戲之人。其志復求食乎。博戲者尚有相奪錢財。錢財衆多。已亦得食。或時有志。夫投石超距。亦畫墁之類也。投石超距之人。其志有求食者乎。然則孟子之詰彭更也。未為盡之也。如彭更以孟子之言。可謂禦人以口給也。

匡章子曰。陳仲子豈不誠廉士乎。居於於陵。三日不食。耳無聞。目無見也。井上有李。蟪食實者過半。匍匐往將食之。三咽。然後耳有聞。目有見也。孟子曰。於齊國之士。吾必以仲子為巨桴焉。雖然。仲子惡能廉。充仲子之操。則蚓而後可者也。夫蚓上食槁壤。下飲黃泉。仲子之所居室。伯夷之所築。與抑亦盜跖之所築。與。所食之粟。伯夷之所樹。與。抑亦盜跖之所樹。與。是未可知也。曰。是何傷哉。彼身織屨。妻辟纊。以易之也。曰。仲子齊之世家。兄戴蓋祿萬鍾。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。而不食也。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。而弗居也。辟兄離母。處於於陵。他日歸。則有饋其兄生鵝者也。已頻覺曰。惡用是鵝。鵝者為哉。他日其母殺是鵝也。與之食之。其兄自外至。曰。是鵝鵝之肉也。出而吐之。以母則不食。以妻則食之。以兄之室則不居。以於陵則居之。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。若仲子者。蚓而後充其操者也。夫孟子之非仲子也。不得仲子之短矣。仲子之怪鵝如

吐之者。豈為在母不食乎。乃先謹鵲曰。惡用鵲鵲者為哉。他日其母殺以食之。其兄曰。是鵲鵲之肉。仲子恥負前言。即吐而出之。而兄不告。則不吐。不吐則是食於母也。謂之在母。則不食失其意矣。使仲子執不食於母。而膳至不當食也。今既食之。知其為鵲怪而吐之。故仲子之吐鵲也。恥食不合己志之物也。非負親親之恩而欲勿母食也。又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性。則蚓而後可者也。夫蚓上食槁壤。下飲黃泉。是謂蚓為至廉也。仲子如蚓。乃為廉潔耳。今所居之宅。伯夷之所築。室所食之粟。伯夷之所樹。仲子居而食之。於廉潔可也。或時食盜跖之所樹。粟居盜跖之所築。室汙廉潔之行矣。用此非仲子。亦復失之。室因人故。粟以屨。屨易之。正使盜之所樹。築已不聞知。今兄之不義。有其操矣。操見於眾。昭哲議論。故避於陵。不處其宅。織屨辟繡。不食其祿也。而欲使仲子處於陵之地。避若兄之宅。吐若兄之祿。耳聞目見。昭哲不疑。仲子不處不食明矣。今於陵之宅。不見築者為誰。粟不知樹者為誰。何得成室而居之。得成粟而食之。孟子非之。是為太備矣。仲子所居。或時盜之所築。仲子不知而居之。謂之不充其操。唯蚓然後可者也。夫盜室之地中。亦有蚓焉。食盜室中之槁壤。飲盜室中之黃泉。蚓惡能為可乎。在仲子之操。滿孟子之議。魚然後乃可。夫魚處江海之中。食江海之土。海非盜所鑿。土非盜所聚也。然則仲子有大非。孟子非之。不能得也。夫仲子之去母。辟兄。與妻獨處於陵。以兄之宅為不義之宅。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。故不處不食。廉潔之至也。然則其徙於陵。歸候母也。宜自齋食而行。鵲膳之進也。必與飯俱。母之所為飯者。兄之祿也。母不自有私粟。以食仲子明矣。仲子食兄祿也。伯夷

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之下。豈一食周粟而以汙其潔行哉。仲子之操近不若伯夷而孟子謂之若蚓乃可。失仲子之操所當比矣。

孟子曰。莫非天命也。順受其正。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。盡其道而死者。為正命也。桎梏而死者。非正命也。夫孟子之言。是謂人無觸值之命也。順操行者得正命。妄行苟為得非正命。是天命於操行也。夫子不王。顏淵早夭。子夏失明。伯牛為癘。四者行不順與。何以不受正命。比干剖子胥烹子路。雖天下極戮。非徒桎梏也。必以桎梏效非正命。則比干子胥行不順也。人稟性命。或當壓弱兵燒。雖或慎操修行。其何益哉。竇廣國與百人俱卧積炭之下。炭崩百人皆死。廣國獨濟。命當封侯也。積炭與巖牆何以異。命不壓雖巖崩。有廣國之命者。猶將脫免行。或使之止。或厄之。命當壓。猶或使之立於牆下。孔甲所入主人子之天。命當賤。雖載入宮。猶為守者不立巖牆之下。與孔甲載子入宮。同一實也。

論衡卷十一

談天篇

儒書言共工與顓頊爭為天子。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。使天柱折。地維絕。女媧銷煉五色石以補蒼天。斷鼇足以立四極。天不足西北。故日月移焉。地不足東南。故百川注焉。此久遠之文。世間是之言也。文雅之人。怪而無以非。若非而無以奪。又恐其實然。不敢正議。以天道人事論之。殆虛言也。與人爭為天子。不勝怒。觸不周之山。使天柱折。地維絕。有力如此。天下無敵。以此之力。與三軍戰。則士卒蟻蟻也。兵革毫芒也。安得不勝之。恨怒觸不周之山乎。且堅重莫如山。以萬人之力。共推小山。不能動也。如不周之山。大山也。使是天柱乎。折之固難。使非柱乎。觸不周山。而使天柱折。是亦復難信。顓頊與之爭。舉天下之兵。悉海內之衆。不能當也。何不勝之。有且夫天者。氣邪體也。如氣乎。雲烟無異。安得柱而折之。女媧以石補之。是體也。如審然。天乃玉石之類也。石之質重千里一柱。不能勝也。如五嶽之巔。不能上極。天乃為柱。如觸不周。上極天乎。不周為共工所折。當此之時。天毀壞也。如審毀壞。何用舉之。斷鼇之足以立四極。說者曰。鼇古之大獸也。四足長大。故斷其足以立四極。夫不周山也。鼇獸也。夫天本以山為柱。共工折之。代以獸足。骨有腐朽。何能立之久。且鼇足可以柱天。體必長大。不容於天地。女媧雖聖。何能殺之。如能殺之。殺之何用。足可以柱天。則皮革如鐵石。刀劍矛戟不能刺之。強弩利矢不能勝射也。察當今天去地甚高。古天與今無異。當共工缺天之時。天非墜於地也。女媧人也。人雖長無及

天者。夫其補天之時。何登緣階據而得治之。豈古之天若屋廡之形。去人不遠。故共工得敗之。女媧得補之乎。如審然者。女媧多前齒為人者。人皇最先。人皇之時。天如蓋乎。說易者曰。元氣未分。渾沌為一。儒書又言。溟滓濛濛。氣未分之類也。及其分離清者為天。濁者為地。如說易之家。儒書之言。天地始分。形體尚小。相去近也。近則或枕於不周之山。共工得折之。女媧得補之也。含氣之類。無有不長。天地含氣之自然也。從始立以來。年歲甚多。則天地相去。廣狹遠近。不可復計。儒書之言。殆有所見。然其言觸不周山而折天柱。絕地維。銷煉五石。補蒼天。斷鼇之足以立四極。猶為虛也。何則。山雖動。共工之力不能折也。豈天地始分之時。山小而人反大乎。何以能觸而折之。以五色石補天。尚可謂五石。若藥石治病之狀。至其斷鼇之足以立四極。難論言也。從女媧以來久矣。四極之立。自若鼇之足乎。

鄒衍之書。言天下有九州。禹貢之土。所謂九州也。禹貢九州。所謂一州也。若禹貢以上者。九馬禹貢九州。方今天下九州也。在東南隅。名曰赤縣神州。復更有八州。每一州者。四海環之名曰稗海。九州之外。更有瀛海。此言詭異。聞者驚駭。然亦不能實然否。相隨觀讀。諷述以談。故虛實之事。竝傳世間。真偽不別也。世人惑焉。是以難論。案鄒子之知。不過禹禹之治洪水。以益為佐。禹主治水。益之記物。極天之廣。窮地之長。辨四海之外。竟四山之表。三十五國之地。鳥獸草木金石水土。莫不畢載。不言復有九州。淮南王劉安。召術士伍被。左吳之輩。充滿宮殿。作道術之書。論天下之事。地形之篇。道異類之物。外國之怪。列三十五國之異。不言更有九州。鄒子行地。